

十堰“战时管制”：五十名志愿者与五千名居民的自助生活

mp.weixin.qq.com/s/7Qhs3-_i1BopnYTFJfjUAA

剥洋葱|人物|

有态度有温度的人物报道

志愿者们每天都要开会，商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比如有人提出，电商平台尽量不要在晚上送菜，以便居民尽快吃到订购的各种食品；针对订单上用户名和电话号码不完整的情况，有人提出要和电商平台沟通，让他们提供完整信息。沟通两三次后，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。



志愿者为居民们分菜、送菜。受访者供图

文 | 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梁静怡

编辑 | 滑璇 校对 | 卢茜

► 本文约5010字，阅读全文约需10分钟

2月15日，湖北省十堰市下起了雨夹雪，风刮得很大。26岁的肖安康站在窗前，拿着手机在微信群里说：“今天变天了，还是多让年轻的志愿者送菜吧。”

肖安康是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国瑞蓝山郡小区的居民，也是业主志愿者队的一员。2月初以来，他每天都会为被封闭小区内的居民分发网购来的蔬菜。

2月12日，十堰市发出了《张湾区全域实施战时管制的紧急通告》，让这个位于湖北省西北部、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小城备受关注。按照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，自当日24时起，区内全域实施“战时管制”，以14天为一周期，根据全市及张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，提前解除或持续实施管制。

据张湾区蓝山郡社区负责人关军介绍，早在1月24日，十堰就封闭了进城、出城的公路，两天后蓝山郡小区也开始封闭。从那时起，小区内便建立起了一支将近50人的居民志愿者队伍，每天为小区内人员登记健康信息、为居民分菜送菜、在门口站岗。依靠他们，上千个家庭、近五千名居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正常运转。而“战时管制”后，志愿者们的任务更加繁重。

“战时管制”的小区



2月15日中午12点，正准备回家吃饭的肖安康收到了志愿者同伴的微信：又来了一车（菜）。在10幢1单元楼下，他按响了3101室的门铃，“喂，请您下来拿菜。”

2月12日晚，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（下称“张湾区指挥部”）发布《张湾区全域实施战时管制的紧急通告》（下称《战时管制通告》），共列出8项条款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三条：所有楼栋一律全封闭管理，除抗疫、保障民生人员，居民不得出入；生活必需物资，通过配送或代购实现。

肖安康等人居住的国瑞蓝山郡小区位于张湾区。社区负责人关军说，小区内共有14栋楼，大部分楼栋是33层，一层5户；《战时管制通告》生效后，每个楼栋外的玻璃门都被锁上了。

每天早晚的规定时间内，医护人员，医药物资从业人员，从事抗疫公务人员，以及水电油气、通讯网络、粮食蔬菜等保障基本生活从业的人员（下称“四类人员”），可以拿着红色的通行证进出，此外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都不能出入。”志愿者守着门检查证件，查一个，放行一个。”关军说。



志愿者们在小区门口站岗。受访者供图

普通居民的日常需要，基本依靠附近几个超市的微信小程序解决，可以网购蔬菜、生活用品，菜品种类齐全，连雨衣、保鲜膜等小物件都可以买到。超市把商品送到小区后，女志愿者们负责分拣、打电话通知居民，男志愿者们用手推车把东西送到每栋楼下，依次按门铃，叫各户居民下楼领取。“为了避免交叉感染，我们都是送完一户再按下一户。”肖安康说。

50岁的于萍住在5号楼，是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退休员工，也是一名志愿者。封楼后，她拿着居委会提供的电话簿，挨个给5号楼所有的业主打电话、加微信，还拉起了一个楼栋微信群。居民们每天要在微信群里汇报健康情况，于萍收集信息后上报给社区。她不太会用电脑，拿着笔和本子手写记录。“社区说过几天要搞一个程序，让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填报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”

封楼后，于萍发现楼里住了两户独居老人，其中一户还做过肾移植手术，他们不会用手机买菜。于萍跑去敲门，站在门口和老人商量买菜、买日用品的事。因为志愿者可以进出楼栋，于萍决定自己替老人去超市、药店采购，“我把电话留给了他们，可以随时找我。”

小区封闭后招募志愿者



1月24日，农历大年三十，十堰市开始封闭公路、停运公交。两天后，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4号通告，要求各小区业主“尽量减少进出，无特殊情况（因病就医、重要岗位上岗等）不得进出”。

从1月24日起，关军和一名网格员便忙碌起来，他们两人要同时管理包括国瑞蓝山郡在内的两个小区，居民加起来有七八千人。

关军的工作内容很庞杂，要登记居民健康档案、排查武汉回流人员，要为家里有婴幼儿的居民买奶粉，要为不会网购的老人送菜、送药。“最多的一天，我给20户送过菜，晚上回家还要给那些从武汉回来的人家打电话。”

1月26日，不堪重负的关军开始通过业主委员会微信群招募志愿者，希望有人帮忙买菜送菜、排查居民体温，“一开始只招了七八个”。不过接下来的几天，加入志愿者行列的居民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，2月5日左右已有20多人，“现在加上就近下沉服务基层的在职党员，志愿者总共有40多人了。”关军说。

44岁的鲍勤勇是1月27日成为志愿者的。他是张湾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公务人员，在蓝山郡住了一年多。新冠肺炎疫情之前，他就是张湾区的注册志愿者，“有重大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会直接冲上去，这很正常。”

于萍是2月5日加入的。她本来就是热心肠，去年还报名参加了小区业委会的筹备组。但因为今年1月中旬去过武汉，她回到十堰后先在家自行隔离了20天，确定身体没问题后加入了志愿者队。



志愿者将居民的包裹转移到救灾帐篷中。受访者供图

刚开始工作，鲍勤勇被分到了“劝导岗”。正月初三是蓝山郡封闭的第二天，清晨6点，天才微微亮，鲍勤勇就起床洗漱了。吃过早饭，他用温度计给自己测了体温——正常，之后便穿着志愿者的红色背心、戴上口罩、拎着酒精出门了。

小区封闭后四个大门关了三个，只有正中间的大门通行，鲍勤勇和几名志愿者就守在这里，依次检查出入人员的证件。早上7:30-8:30是“四类人员”上班的高峰期，需要出门上班的人拿着一张张写有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和单位的通行证，在唯一开放的大门前排起了队。为了防止潜在的交叉感染，人与人之间要相隔两米。

早高峰过后，“四类人员”依旧可以出门，但人数少了很多，小区门口不再需要那么多志愿者。鲍勤勇便开始在小区内巡逻，劝导那些在外闲逛的居民回家。

鲍勤勇说，刚开始的一段时间，居民每户每三天可以出小区买菜一次。许多大爷大妈不愿遵守规定，刚出去买完白菜，半小时后又想出去买萝卜。鲍勤勇觉得，他们是太孤独了，“子女不在身边，就想出门溜达找人聊天。”他会和这些大爷大妈聊上几句，手把手教他们网上购物。

遇上出门遛狗、晒太阳的人他也要劝解，让大家尽量不出门，至少不能扎堆，避免交叉感染。“大部分人都是理解的，可耐不住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。”

关军就遇到过不配合的居民。一次他在门口站岗，一个没戴口罩的小伙子忽然从楼上跑了下来，还踢开了门口的桌子，准备冲出小区。关军和志愿者报了警，警察来后，小伙子才说是自己和女朋友吵架了，“电话里说不清，要当面解决”。志愿者给了他一个口罩，为他进行半天心理疏导，终于把他劝了回去。

摸着石头过河



从志愿者队成立开始，蓝山郡就建立起了一套灵活的会议机制。每天下午四五点送完菜，大家会在小广场集合讨论一天的工作，谁遇到了什么问题，大家一起讨论解决方案，每个人都要发言。“有时晚上躺在床上也会在微信群里讨论。”关军说。

肖安康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在机场从事消防工作，2月初被分到“分菜组”后，就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、不断调整工作方案的过程。

1月26日小区封闭后，大部分居民要在微信小程序上买菜。本地电商平台会把居民订购的蔬菜、水果、日用品等以订单为单位打包成袋、贴上订单标签，之后送到小区内的小广场上，一天就有300多袋。居民会等着志愿者的电话通知，然后再来各自取菜。

为防止扎堆取菜时潜在的交叉感染，志愿者会为每一位取菜人翻找包裹，很耗时间。“分菜组”成员杨旭记得，2月5日晚，平台把菜送来时天已经黑了，下着小雨还有点冷，为了避免蔬菜被淋湿，4名志愿者把包裹搬到了临时搭起的帐篷里。有人来取菜时，他们要用手机打光一份一份地翻拣，非常麻烦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下单时不用真名，订单标签上的电话又只能看到前三位和后四位。”肖安康说，那段时间经常出现包裹下单后几天没人领取的情况，“我们又找不到人。”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志愿者们开始在每天的广场例会或微信群会中商讨对策。比如有人提出，电商平台尽量不要在晚上送菜，以便居民尽快取菜，当天就能吃到订购的各种食品；针对订单上用户名和电话号码不完整的情况，有人提出要和电商平台沟通，让他们提供完整信息。沟通两三次后，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。



封楼后，志愿者会将居民从网上订购的包裹放上手推车，挨个送到楼下。受访者供图

肖安康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希望提高分菜、取菜的效率。他说要为每天送进社区的几百袋蔬菜“编号”，再按照编号顺序把蔬菜在广场上一排一排摆好，志愿者给居民打电话或发短信时也要告诉他们各自的菜品编号。

“这样的话，你来取菜的时候告诉我你是100号，我很快就可以在一排一排的菜堆里挑出你家的那份。”杨旭说，他们会把挑好的蔬菜放到几米外的空地上，请居民核对信息后自行取走，“不会直接递给他们，不会有直接接触。”

杨旭说，有时单日的包裹会突然增多。有志愿者开会时便提议，根据不同的平台把包裹分堆后再各自编号，“这样速度会快很多”。

除了分菜，其他问题也会通过类似机制摸索解决。“比如统计健康信息表，最开始是大家在居民微信群里以接龙的方式回复。”肖安康说，一个居民微信群里有100多户，每户都要接龙回复“健康，体温正常”等，信息会卡，刷屏速度极快。“后来有人提出可以用填问卷的微信小程序来登记，一下就解决了。”

封楼后任务加码



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变化，十堰市内的管制力度越来越强。

2月12日晚，张湾区指挥部发布了《战时管制通告》，其中写道“这是非常时期、非常之举，势在必行、迫不得已。”张湾区副区长、区防指副指挥长肖旭表示，张湾区不是十堰市疫情最严重的地区，此举是为了巩固强化阶段性成果，“防止形成二代、三代传染”。

据新京报此前报道，在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看来，依据宪法规定，只有全国人大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，只有战争状态才能采取战时管制措施，张湾区的所谓“战时管制”缺乏法律依据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，“战时”并非准确的法律称谓，是应急管理体制的一种表述。

对于蓝山郡的居民来说，“战时管制”开始后，小区内14栋楼的楼门很快被锁了起来。

最近几天，关军最大的困扰是为进出楼栋的人员开门。1月26日小区封闭后，“四类人员”拿着通行证就可以进出小区，小区只有一个大门。但现在楼栋也封闭了，每天都要有人在各个门栋前开门、锁门。

“针对‘四类人员’上下班的问题，我们本来规定他们早7:30-8:00、晚6:00-6:30集中出行，由志愿者在楼下值守，确认通行证后放行。但实际上大家的出行时间并不统一，进楼、出楼的时间也不固定。”关军说，而整个小区的楼栋钥匙一共只有4套，为了严格、统一的管理，全部放在物业公司保安队长和几名社区人员手里。“所以每次有人在规定时间之外进出，我们就得来回跑。”

2月13日早上五六点，关军的电话就响了，有人要出门上班，他马上起床跑去开门。当晚7点-9点的高峰期，他至少往各个门栋跑了50次，“我也跑，保安队长也跑，我们几个分头跑，跑得我腿疼。”

关军有点吃不消了。2月14日，他向这些需要出门的居民建议，能不能请单位暂时帮他们安排住宿，等疫情结束再回来？“当然，我们也只是建议而已。”关军说。



“战时管制”后小区封楼，志愿者们在户外休息。受访者供图

《战时管制通告》发布前的那天下午，肖安康就从微信群里听到了风声。他才提出不久的编号分菜方案，一下子失效了。因为封楼后，居民无法再到小广场取菜。志愿者们决定，从13日起菜要送到每户楼下，杨旭还从超市借了五六辆手推车。

除了开楼门、分菜送菜等事务，为燃气卡充值一类的日常琐事也变得无法完成。

一名志愿者透露，2月13日“封楼”第一天，便有许多居民反映燃气快用尽了，需要去银行充值。在讨论小区工作的微信群里，一名志愿者认为这项工作应由物业公司负责，物业却认为应该交给志愿者。那天十堰最高温度19度，到了下午，在外忙碌了大半天的志愿者几乎都满身大汗。杨旭不愿看到大家互相推诿，决定自己跑趟银行，为居民充值。

2月14日上午，杨旭从每栋楼的负责志愿者处拿到了120户居民的燃气卡，按楼栋号分开，用纸包好，装进了一个酒盒子。他在银行排队了两小时，终于为所有燃气卡充值完毕。等到回家时已经中午12点了，他在微信群里说，“请大家体谅一下，稍后我给大家打电话，请大家再下来拿。”。

2月15日晚10点多，月亮早已爬上枝头，鲍勤勇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志愿工作回了家。站在门口，他在大衣上喷洒了消毒用酒精，又用体温计测量了体温，之后才踏进家门。

在鲍勤勇看来，自从做了志愿者，每天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，“说实在话，每天干了啥你真说不出来。做这些也不是帮助（他人），都是自己小区的。只要小区建好了，那不是自己生活得更好？”

（文中关军、于萍为化名）

洋葱话题



你对“战时管制”怎么看？

后台回复关键词“洋葱君”，加入读者群

既然在看，就点一下吧  

